



花团锦簇 ■俞良华

## 岁月悠悠

## 再回首,师生45年后重相聚

■刘翔文

前不久,我收到了晚报编辑转来的一位名叫朱俊星的读者的信件,他在信中写道,在晚报的副刊上读到我所写的一篇回忆少年时代的文章后,认定我就是他正在竭力寻找的当年小学的同班同学。

让人发噱的是,他还特意写明:这位署名“刘翔”的作者,并非是那位跨栏世界冠军的刘翔,而是和我们“失散”了40多年的小学同学刘翔。希望编辑能够提供我的联系方式,让我们这些昔日的小伙伴能够重新团圆。

读罢这封来信,我先是一愣,但几秒钟后我的眼前立马就显现出朱俊星当年那稚气的笑容,小学时代的那些“青葱岁月”的场景,顿时在自己的脑海中浮现。于是马上按照朱俊星来信中留下的电话和他取得了联系。几天后,我们上海机床厂职工子弟小学(5)班的一些同学,在分别了45年之后重又欢聚一堂。

大家在回忆少年往事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想起了当年的班主任李维棠老师。可是,这位我们人生之路的第一位老师,如今在哪里呢?大家强烈表示一定要设法寻找到李老师,因为这位用现在的话来说很有腔调的老师,给少年时的我们留下的印象实在是太深刻了。

经过一番努力和周折,已经定居宁波的李老师终于找到了。当同学们听到远在宁波的李老师通过电话用带有上海口音的宁波话说道:“同学们好!我很惦记大家”时,我们都很激动。

久违了,这一声熟悉而亲切的问候,多么像当年李老师走进课堂时的那一声开场白啊!同学们个个急着抢过话筒要和李老师说话。

最后大家一致决定约个时间到宁波去探望李老师。可是,就在我们积极筹备宁波之行时,突然接到李老师女儿发来的短信,说是李老师将在近日专程到上海来看望同学们,这让我们在惊喜的同时,不禁感到很是过意不去,岂能让远在千里之外,且年事已高的李老师先来看我们呢?但李老师言辞恳切地说,到上海看望自己当年的学生,一直是他晚年的一个心愿。

最终,不顾我们的“阻拦”,李老师还是抢先一步,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来到了他曾经工作、生活过的上海和我们相聚。

那天晚上同学们端起手中的酒杯挨个地走到李老师的面前,恭恭敬敬地向这位我们少年时代的启蒙老师敬上一杯迟到了45年的谢师酒。当我走到李老师的身边说:“李老师,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他立刻笑道:“飞人刘翔!”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随着笑声的荡漾,岁月的时空仿佛重又拨回到45年之前的小学课堂。当年我们这批同学作为上海机床厂的职工子弟,不仅就读于一个班级,而且还是住在一个新村的邻居,父母又都是同事,彼此朝夕相处,可谓“穿开裆裤”兄弟。再加上“文革”时期毛主席的一个“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著名批示,使得上海机床厂在全国名声大振。

在这样的特殊背景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少男少女,便多了一份犹如现今就读名校般的自豪与优越,那时又盛行“读书无用论”,在课堂里调皮捣蛋的人特别多。

可是李老师却能把大家镇得服服帖帖。因为他曾经是个军人,那个年代是崇拜军人的年代,在少男少女的心目中解放军无疑就是英雄。

因此,在军人出身的李老师的“统治”下,再顽皮的学生也都变得老实了。但他的这种“统治”绝不是采取严厉的“法西斯”军管手段来实施。

当年只有30多岁的他总是穿着一套军装,像一个孩儿头似的和我们跌打滚爬地“混”在一起打篮球、扳手腕,我们唱歌时,他就拉起二胡伴奏,没有一点师道尊严的味道。

但如果谁在上课时讲话、做小动作,并且屡教不改的话,那么他就会毫不客气地将手中的粉笔头精准地向其“射”去。

像李老师这种个性鲜明的教师,在知识分子被视作“臭老九”的年代也算是一个另类了。

直到今天我们才得知,那时正当壮年的他是根据毛主席“掺沙子”的最高指示,从驻守在青藏高原的运输部队来到“知识分子成堆”的上海学校工作的。

当我们小学毕业后,再也没有见到李老师。再后来听说为了解决夫妻分居两地,他调到宁波的一所中学工作了。

45年后的今天,当人到中年的我和年近八旬的李老师在上海重逢时,时光的回忆又唤起了彼此对“文革”年代的那种特殊而温馨的师生之情。

当班长代表同学们把一件厚重的羊毛衫递到李老师的手中时,他那张酷似著名演员李雪健的脸庞露出了一丝幸福的笑容。握着李老师那微微颤抖的双手,我不禁感慨万千,当年那个生龙活虎、充满血性的李老师真的老了。

岁月这种东西啊,总是无情地走走就,硬生生地扯也扯不住。可是,学生和之间的情谊却永远扯不断的。李老师,当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们会到宁波来看你。

## 最爱美食

## 明前春馐数刀鱼

■钱桂华文

刀鱼,学名刀鲚,体形狭长,颇似一把尖刀,故名;在《本草纲目》中又称之为“糟鱼”;魏武帝《四时食制》中讲“明都溢泽,望鱼之沼,形侧如刀,可以刈草”,故古代又叫它“望鱼”。

刀鱼平时栖息于长江口近海处,每年3月中旬开始集游入长江,在中下游的淡水河口产卵,产卵后又返回海中。每年3月下旬是上市旺季,故农谚有“刀鱼来踏青”之说。刀鱼有江刀、海刀、湖刀之分。阳春三月的刀鱼以肉嫩、味鲜、油多、汤美、刺软著称,故被誉为“天下第一鲜”,又被李笠翁誉为“春馐之妙物”,在浙江一带还有“食刀鱼煮得绝鲜”的说法。刀鱼最佳食用期很短,清明前细骨软绵若无,故吃刀鱼以清明前最好。清明后刀鱼细骨硬如针,故有“刀不过清明”之说。

刀鱼含有较高的蛋白质、脂肪、磷脂、铁等。刀鱼骨刺酥炸后食用可补钙。刀鱼清洗不需刮鳞,其磷含大量脂肪,蒸煮会融化成油,腴而不腻,颇有营养。中医认为刀鱼味甘、性温、大补元气,但多食有助火之弊。

刀鱼,食法颇多,可清蒸、炖煮、

红烧、腌渍、油炸、熏烤,也可出肉制茸做鱼圆,或煮汤成汤品,其以清煮、清蒸为最佳。

有幸的是笔者曾品尝过与众不同的三款刀鱼美食。一款是吸管清蒸刀鱼,食用时吸管吸取汤汁和细滑鱼肉,既颇有情趣地把鱼肉悉数吸食,又不惧鱼刺缠结舌头或卡喉。厨师介绍,此菜的创意关键在于清蒸刀鱼时多放一些高汤,便于吸收,灵感源于灌汤包。

第二款是制法独特的鱼汁烩面,厨师制作此面食很给力,采用去刺取肉后的刀鱼骨,熬成汤,加上用刀鱼肉精心炒成的刀鱼松一同烹制而成。当服务员将一碗热气腾腾的刀鱼汁烩面端上餐桌时,只见汤浓如乳汁,品时颇感肥而不腻,清香味鲜,让人拍案叫绝。厨师告诉我,你真幸运,此面乾隆皇帝南巡时曾品尝过,可见这功夫面是刀鱼名肴。

第三款是别出心裁的刀鱼饭,一日,在店堂观赏到厨师在食客面前表演了刀鱼饭的制作技艺。只见他们将洗净的刀鱼用大头钉固牢在木锅盖,锅里放清水和米,盖上锅盖蒸煮,米饭熟后揭盖,鱼肉松散落入饭中。零距离演示让食客惊艳,一饱眼福,品尝后又觉鱼嫩饭香,回味无穷。

## 亲子物语

## 千万别以为孩子什么都不懂

■兰灵文

女儿的到来给我和老公带来了无比的惊喜,而她的懂事则更出乎我们的意料。

记得女儿还未满月时,外婆把她抱到浴盆里去洗澡。还没有把她放到水里,她就哭闹起来,小手拼命地抓住外婆的胳膊,小脚乱蹬,眼神里充满了惊恐。外婆说“这个孩子,这么小就知道害怕,按说这么小的孩子是不知害怕的呀。”在女儿开口说话以后说得最多的就是救命,看来这是她最早的一个心结了。

女儿开口比较早,大概在两个月左右的时候,她便会喊“妈妈”了。女儿能够很清晰地发出两个叠字音,大

概是在她七八个月的时候。等到一周岁以后,很多的称呼她都能够喊出来,并能够说出简单的句子,比如谢谢爸爸妈妈;不客气这样的话语。

去年过年,我们在广西跟几个朋友一起过的,当我们离开酒店要去机场的时候,女儿似乎找到了表现的机会,因为朋友们都等在门口准备送我们走,她看到人多了,突然扑倒在地,做起俯卧撑来了,引得朋友们都围着她夸奖她,她仰起头来冲这个笑笑,那个看看,很有成就感。

女儿是个爱运动的孩子,特别喜欢单杠和滑梯。她在很早的时候就会玩了。甚至回到家,把厨房三排抽屉的拉手也当单杠盘上去。她还是一个很懂礼貌的孩子,知道投桃报李。有

一次,我带她坐地铁。当时,车厢里很拥挤,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站起来给我让了个座位。我把她抱在腿上,她拿过我手里的扇子,说阿姨,阿姨,扇子,接着就用力地对着那个女孩子煽起来,把周围的人都逗乐了。

女儿也有哭的时候,但那是在看到我哭的时候,她会边给我擦眼泪,边说妈妈不哭,妈妈不哭。看到我跟老公吵架的时候,她会站到中间说:“不说了,不说了。我们赶紧说不说了,不吵了。”

女儿现在已经二十二个月了,她给我的生活带来说不完的快乐。我常常把她抱在腿上,说,妈妈爱宝宝,她会赶紧接上一句宝宝也爱妈妈。我知道她已经懂得了爱的意义。

## 杨浦记忆

## 弄堂情深

■梅海星文

这些年来,一有空闲,我就喜欢拿着相机,来到杨浦的那些老弄堂,拍些即将逝去的风景,说是风景,其实也就是些几十年前的老房子,房子虽破旧,居住条件虽简陋,但老弄堂邻里间的那份温情,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记得2009年4月25日那天,我来到惠民路上的一条老弄堂,远远看见

几位居民在弄内向其他居民募捐,一打听,原来是一位姓孙的邻居最近生了重病住院,于是就出现了我所见到的居民自发募捐,替患病邻居解决部分医疗费的可人情形。

居民听说此事,都你二十元,我三十元地纷纷捐款,我熟悉的弄堂口卖葱的老人,他说捐了一百元,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居民,一边拿钱,一边说,“我虽然吃低保,但这钱还是要出的”。此时此刻我感受到了真正的邻里亲情,他们或许是一些并不富裕的居民,卖葱的老人,在弄口设个摊,要靠卖几根葱攒到一百元不容易,但此时他却毫不犹豫;吃低保的中年人,手头肯定不宽裕,或许家中还有孩子与父母要

照料。

弄堂里的居民都在整理物品准备搬家,此时此刻大家的心里充满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但他们在最后临走时,还留下了对曾经的老邻居的思念与关心。许多居民在捐款时都在说,应该捐,应该捐。话语不多,真情让人感动。许多借住在弄堂里的外来人员,也参加了捐款,他们或许把自己也当成了弄堂居民。

即将各奔东西的那些老邻居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旁人,这里的弄堂居民曾有过的真情与友爱。我很感动,但那些朝夕相处的邻居们却和我想的不太一样,他们认为这很正常,他们或许一直是这样做的,一人有难,大

家帮忙,不需要动员,这就是惠民路老弄堂里的居民。

三天后,我发现这条老弄堂的弄口贴出一份感谢信,信是这位患病的孙先生的爱人写的,语句朴实,感人肺腑,我把信的内容抄了下来,其中有这样几句:“小孙是不幸的,在人生最灿烂的时候却与病魔同行,但他又是幸运的,因为有邻居朋友们最真挚的爱在伴他同行……”。许多居民围在弄口读着这封感谢信,有人还用手机把信拍了下来,我想,这感人的故事或许会成为居民对弄堂的那份温情的永远的思念。

又过了几天,当我再次路过这条弄堂时,意外遇见这位姓孙的患病居

民和他的妻子儿女,精神很好,正与搬家的居民热情道别,感谢邻居们对他的关心与帮助。我选择在弄堂口,为他们全家拍了一张照片,照片中,他们每个人都笑得很灿烂,我想,他们搬家前这段美好的经历,恐怕会永远留在他们的记忆深处。

近90年历史的老弄堂,破旧不堪,没有留下太多的让人回味的东西,然而这邻里深情,却让我记住了惠民路上有这样一条老弄堂。

文苑投稿邮箱:  
zfk@yptimes.cn, 欢迎投稿